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四十八回 敲竹槓奮夫難叫苦 搨木梢浪子枉含酸

警局中巡官聞是黨案，不敢不謹慎從事，立即升座研訊。運同、儀芙二人，一開口便承認是革命黨，預備在內地設立機關，圖謀三次革命。包、宋、鍾等見他兩人招認了，也都俯首無辭。巡官命人將他五個嚴密管押，待明日早晨派警解往製造局去。忽見旁邊有一個人向巡局附耳說了句話，巡官又命將運同暫留，尤、包、宋、鍾四人先帶下去。四人走後，那人對運同拱手道：「今兒辛苦你了。」原來那人便是吳星乾。運同笑說無妨，倒把旁邊看的巡官，弄得莫名其妙。星乾把運同是他自己手下偵探，剛才冒充黨首代表，將黨人誘入內地，設法抱捕等情向巡官說了，巡官始知就裡，笑著和運同拉手道：「本巡官不知老兄是自己人，適才開罪之處，萬望老兄勿怪。」運同笑道：「那原是應有手續，長官何必太謙。」說罷又道：「還有一個姓尤的，也是我們同類，可能把他釋放嗎？」星乾皺眉道：「我想還是將他一併弄進去罷，得來也很不容易，還有那三個，都是無名小卒，就照三號算，也只有三百塊錢一個，惟有他還肉子厚些，你不是說他曾當過科長嗎？這樣便是二號貨色，一個人可抵兩個，六百元已穩穩到手，輕輕丟掉，豈不可惜，故我打算將他和那三個人一般處置咧。」運同著急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，我昨兒已答應他沒事，並允許分一份賞銀給他，他才肯幫我出力，將那三個哄到大菜館，用汽車裝來。若沒他從中盡力，今兒我也決不得成功。你如今反要害他，教我如何對得住他！」

星乾笑著搖頭道：「你還這樣刻板呢！可知口說無憑，你就答應了他，再害他何妨。橫豎他一進製造局，就沒活著出來之望。今生今世，決不致再和你見面，你又何必顧全什麼對他得住對不住，難道還怕他槍斃後，屈死鬼來找你索命嗎？」運同急道：「這話不能如此講。此人萬不能死，活著於我輩還大大有用呢。因他於黨中要人的住所，都很熟悉。這回我們得了賞銀，派些甜頭給他，將來更可令他設法誘捕重要黨人，待黨人捉得差不多了，我們的賞銀也賺夠了，慢慢的再算計他不遲。」星乾聽了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也不差。不過你可以擔保他不逃走嗎？」運同笑道：「你現在所抱的無非是金錢主義，他出去後，若能捉到三五個和他同樣的黨人，你也可以快心適意了，又何必一定要算計他呢。」星乾一笑，對巡官道：「如此請你把那姓尤的也放出來罷。」

巡官不敢不依，命人到押所中提出儀芙，儀芙雖然只被押得幾分鐘工夫，可已著實受驚不淺。起初還道運同連他一併賣了，此時見有人進來傳他，才放下一塊石頭，隨到審事處。星乾見了他，頓時換過一副面目，不像適才要飲他血食他肉的神態了，含笑對他拱拱手道：「對不起老兄，方才累你受委屈了。」儀芙道：「那有何妨，還沒請教先生貴姓？」運同代他答道：「這位便是吳偵探長。」儀芙聽了，知道黨人生殺之權，都操在他的手內，即忙恭恭敬敬對他鞠了一躬道：「原來是吳先生，失敬之至。」星乾笑道：「豈敢。你老兄於黨中內容都很熟悉嗎？請你講幾個給我聽聽，開開眼界何如？」儀芙不敢怠慢，隨把某人現在上海，某人不在上海，某人家住何處，某人所作甚事，一口氣說了十餘個。星乾聽得十分滿意，點頭播腦，連說很好，今兒你著實替我們出力不少，我也知道，改日我們還得送些酬勞給你。儀芙聽了，好生得意。星乾命運同送尤先生回去，等日後領到款子，仍教衛兄送來給你。將來若遇機會，還得請你先生極力替我幫忙。若能將黨中幾個頭頭腦腦弄來，功勞更大，而且彼此都有益處。儀芙答應著出來，運同送到他中法交界之處。儀芙又問運同借錢，可憐運同領的卅五塊錢薪俸，花費過半，家中還等著開銷。儀芙向他借，他又不肯答應，深恐若不借錢，儀芙將來不肯幫忙捉革命黨，只得忍痛又拿出三塊錢，連同前債共是五元。儀芙懷著錢，歡歡喜喜回家。和他同住的那個二房東，見他四個人出去，一個人回來，問他還有三位那裡去了，儀芙說謊道：「他們適才接到一封急電，連夜趁輪船到日本去了。」

二房東信以為真，不再盤問。儀芙上樓開了房門，划洋火點上蠟燭，照見包、宋、鍾三人床上衣服凌亂，想起適才他三人為著赴宴，特地更換衣服，現在已在警察局監牢中打公館，到明天早上，便可解進製造局，那地方從前我們費了千軍萬馬，沒得進去，他們三個不費吹灰之力，安然進去遊覽一番，想他們雖死亦可瞑目。我既為他們要好朋友，他們身後的遺產，不可不替他們料理清楚。當下便把幾件衣服摺好了，又將箱籠打開，想看看裡頭可有值錢的東西，收為己有。還有不值錢的，明兒賣給收舊貨人，得幾個錢也可貼補房租。不意包、宋、鍾三人，衣箱中值錢的衣服都已典質罄盡，所剩的都是破舊衣服。宋銘箱中，還有一枝手槍，兩匣子彈，十餘張委任狀。儀芙翻開，見是空白的，還沒填寫名字，隨手丟在桌子上。搜尋多時，一些兒值錢的東西都沒有，身子反累得十分困乏，發憤不再搜尋，解衣安睡。次日早起，還未洗面。運同已來找他。儀芙一見，就問他三個人怎樣了？運同笑道：「天才發白，就解進去咧。今天大約還來得及審問，如他們不翻供，當夜發電報，多則三五天，便可得南京的回電，槍斃後，我們賞銀也可到手了。」

儀芙大喜。運同瞥見桌上委任狀，問這是什麼東西？儀芙答道：「是幾張空白委任狀，適才我由宋銘箱中搜得，還沒填寫名字，不能當作證據。」運同拿在手中，反覆細看，忽然心生一計說：「你這幾張委任狀，都送給我罷。」儀芙笑道：「你都拿去便了，難道你還想做正式的軍需長嗎？」運同笑了一笑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我們第一票交易還沒收到價值，不過第二票買賣，也可以著手預備了。你現在可曾看準貨色沒有？」儀芙笑道：「那還未能一定，將來看事行事便了。但我以為必須等第一批賞銀領出後快樂快樂，然後做第二批買賣也高興了。不然一批批積將上去，焉知賞銀能到手不能到手呢？」

運同拍胸道：「這個你可放心，包在我衛某身上，賞銀一準有的。不過政府雖定每名三百元，但一路折扣下來，到我們手裡時，只恐數目已是不多，所以將來看貨，須揀高一些的，才合得上算。你想壽伯這班人，可以如法泡制，弄他進去嗎？儀芙搖頭道：「他們不比包、宋、鍾等，為人何等精細，這圈兒哪裡套他得上。然而也決不能輕恕他們，必須慢慢的設法算計他。橫豎昨兒那件事還未辦妥，且待前者結束了，再辦後來的不遲。」運同知他不得賞銀，決不肯再替他乾此勾當，只得告辭出來，回轉偵探部，對星乾說：「適才你教我探問姓尤的。令他再捉黨人。不過他須得待包、宋、鍾的賞銀到手後，才肯再乾。不知這賞銀幾時可以領出？如要多耽擱日子，貽誤豈不很大。」

星乾笑道：「何如？我原說這種人放他不得，一放手便是他大了。若依我的主意，昨兒將他一併牽了進去，倒可以穩穩的得他六百元賞格。如今留了他性命，非但分我們甜頭，還不免由他放刁，豈不可惱。現在你也可以學一個乖，為人在世，要發財就不能講良心，你不負人，人便要負你。常言先下手為強，慢下手遭殃。寧使自己先負人一著，才不致處處吃虧。我看你年紀雖然有了一把，這種見識還比我差得遠呢。」說罷呵呵一陣癡笑，笑得運同面紅過耳，無言可答。運同呆了多時，始說：「他現在窮極無聊，昨夜已借了我五塊錢，料想不夠幾時用，你若能先支一二十塊錢給他，想必他更踴躍為我們盡力了。」

星乾聳肩道：「你說得好自在。我又沒開錢莊，那裡借得出許多錢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們這裡開辦數月，還沒發過利市。每月開銷倒也不小，弄著黨人，都被別部分捷足先得。從前你報告那個姓陳的，又沒證據，今兒雖是第一次開簿面，若再不竭力弄幾個進去報銷，被上頭查下來，說我們吃糧不管事，將這辦事處取消，你我的飯碗尚且不保，焉能再顧別人。況且我做主任的也全靠捉著黨人，賞銀上得些好處。目下賞錢一個錢都沒有倒手，我自己也實在窮得不得了，恨不能打一個有錢戶頭借幾千銀子救急，就三分利也情願的。老衛你可有這樣一個人麼？」

運同聽了觸機道：「主任你當真要想弄錢用嗎？戶頭我卻有一個，不但幾千，連幾萬都拿得出。不過他為人可十分吝嗇，如向他明借，他便要裝窮，不肯拿出錢來，只有一個法兒，可令他服服帖帖，送幾千銀子給我們用，而且連本搭利，都不要我們還一個，只恐你主任怕這件事壞名氣，不肯乾罷了。」星乾忙問：「你所說的是誰？用甚麼妙計，可令他拿幾千銀子出來？如果穩當，便壞壞名氣何妨。恰巧今兒大家都沒事，一樣閒著，譬如泡碗茶講山海經，請你講出來聽聽，可乾即乾，不可乾作為罷論便了。」

運同四顧見無外人，才低聲對星乾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名喚汪晰子，手中著實有錢，從前曾當過國民黨分會理事長，後來又

做討袁軍參謀，不過中途已脫離關係。民事事敗後，他又討好北軍，送了許多犒賞，自稱未曾附亂。他在城內很置些產業，若有人將他舊案翻一翻，他顧惜產業，必不肯逃走，但也要顧全性命，自不得不拿錢出來運動，這樣我們豈不可以穩穩弄他幾千塊錢用嗎。但他家中證據都已銷毀，空口說他附亂，恐他不肯承認。我適才從姓尤的那裡得來幾張空白委任狀，圖章都已蓋就，只填項上名字，便可當作正式委任狀用。我想就將他的名字寫上，替他造成一個證據，得空兒塞在他家不經意的地方，然後教人去搜，有了憑據，便不怕他抵賴。不過這件事，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寫，還須請主任幫忙。」

星乾聽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此法雖好，不過我卻不能加入。如你和他有甚冤仇，要算計他性命，倒不妨由我出場，弄他進去，照例嚴辦。倘若只要敲他竹積，必須你自己上場，我只能袖手旁觀，因你們都是散員不負責任，我乃是政府用人，舉動不能不慎重一些。倘不小心，被報館得知，便不免受輿論攻擊。方才你所定的計策，還不能算是萬全，必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但保全自己名譽，而且利益均霑，豈不甚好。」運同大喜，領教回家，如法填了張委任狀，藏在身畔，徑往晰子家來。晰子疑惑他又來借貸，故說話之間，處處留意，不讓他提起洋錢二字，幸得運同也不談洋錢，晰子才略放心。運同問晰子新屋何日可以完全？幾時進宅？我想問你進宅時喜歡熱鬧呢？還喜歡實惠？如喜歡熱鬧，我就預先替你叫幾個朋友，送你一班灘簧髦兒戲。如喜歡實惠，我去教他們定一堂紅木傢伙送你，你道如何？晰子喜道：「自然實惠的好，熱鬧本是虛華，浪費豈不可惜。」運同點頭道：「我也這般想。」又道：「你那張方單，從前不是說過戶沒有辦妥麼？不知現在可曾取來沒有？」

晰子道：「早已拿來了，我正想給你看呢。你請坐一會。」說著自己走進裡面，取方單去了。運同在和他講話的時候，已看準台底下有只網籃，內放破舊書籍，上面塵埃堆滿，蜘蛛密布，知道他已久不取用，趁他一跑開，立即在身邊取出那張委任狀，輕輕將書籍扳起少許，塞在底下。看看沒甚痕跡，只在書面上留下兩個指櫻運同恐被晰子察出破綻，隨手在地上撮起一些灰土，灑在書上掩去指印，拭淨手，晰子也拿著方單出來了。運同不動聲色，假意將方單從頭至尾念了一遍，點頭稱好。晰子又將新完的糧單給他觀看，說姓梅的多年沒完錢糧，我替他補完，也是買屋以外的花費，可惜地價業已付清，不然還須在他名下扣算，運同笑道：「那個為數有限，也只好你得自己吃虧的了。」

晰子搖頭，頗露不以為然之色。運同又和他隨便講些閒話，才告辭出來。第二天，晰子正坐在家中盤算。運同將來送給他一堂紅木傢伙，自己所有的舊物，無處堆放，若賣給收舊貨的，又恐被他們殺價，一時不得主意。忽有兩個客人登門造訪，晰子自民軍失敗以來，不敢開會演說，終朝墊處家中，除卻運同之外，久無別的朋友上門尋他，因此頗覺奇怪。出來看這兩人身穿一色的黑布長衫，並無馬褂。一個腳上穿著雙黃皮鞋，一個乃是青布鞋子，都散著褲腳管，面貌也非素識。晰子不覺一怔。正待問話，那二人見了晰子，齊把右手向上一揚，行了個軍禮，同聲說：「參謀長久違了！」晰子吃了一驚說：「你兩個是誰？什麼參謀長不參謀長，我不知道。」二人笑道：「參謀長休得推諉，我二人都是從前宋使仁司令的部下，曾受過你參謀長的節制，至今事隔未幾，難道你參謀長貴人多忘事，竟把我兩個小卒忘了嗎？」晰子益發吃驚道：「你兩個到底是什麼人？我又不認識你，誰是你的參謀長？你們休得瞎三話四。」二人笑道：「參謀長說得一些不錯，我叫郝三，他便是華四，聽了名字，大約你也可以明白了。本來也難怪你參謀長不認得我，我們同營弟兄多至百餘人，你參謀長乃是上官，豈能一個個認得面貌，想必花名冊是你當看見的，所以一開口就叫我們名字。」

晰子聽得模模糊糊，暗想他兩個莫非當真是宋司令的部下罷，不然怎說得這般像呢？便問你兩個來此則甚？郝三答道：「我等自六月二十五夜戰敗後，宋司令身受重傷，由我等抬往租界上醫治無效，延至前月初六日身死。他臨死的時候，遺囑教我們找你參謀長設法安插遣散。因我們不認得你老人家的公館，找尋了一月有餘，至今才得遇見，現在我們弟兄還剩六十餘人，散住在法租界小客棧裡頭，房飯每人約欠了二十餘元，還有宋司令的醫藥棺木之費，也欠了五六百元，倘將這班人遣散回籍，每人盤川，也得四五十元之數，大約你參謀長拿出五千塊錢來，便可料理清楚了。」晰子不等說完，已跳將起來道：「什麼話！這些干我屁事，我自己既不欠錢，宋使仁又不是我的父親，緣何要我替他還債？遣散軍隊，乃是政府之事，與我何干！況且我做參謀長，也沒憑據，你能奈何我！我勸你們見機的快些出去，不然我可要喚巡警捉你們到警察局中治你們敲詐的罪名了。」

郝三、華四哈哈大笑道：「參謀長肯送我們到警察局去最好，我們當兵的，原只曉得服從上官命令。莫說警察局，什麼地方都可去得。可巧我們正當窮極無聊的時候，住在外間，欠債太多，未必有人肯供給我們飯食，警察局裡倒是一個絕好的吃飯所在。莫說我兩個願意去，便是我那五六十個弟兄，也都願去。而且我們不但願意受什麼敲詐罪名，更願意受從前擾亂之罪。你是參謀長，我們也得借重你的大名，到警察局中光輝光輝！你說沒憑據，我知你家現藏著真實憑據。」說時二人齊奔桌下，拖出那只網籃。晰子見他二人動手，疑惑他們要搶東西，疾忙將自己身子遮住房門，因他貴重物件，都在房內，身子擋住房門，他們便不能進去。繼見他們只拿網籃，暗笑笨賊，搶這破書何用？忽見郝三在書底下抽出一個紙摺，心中頗為納悶，暗說：此物何來？又聽郝三揭開那只摺高聲念道：委任狀：特委汪晰子為討袁軍特別司令部參謀長，此狀，中華民國年月日，總司令某。哈哈，這不是你做參謀長的憑據嗎！當時出榜招兵，原是你們主謀。害我們拋妻別子，離鄉背井，來此投軍，事若成功，升官發財，也是你們獨得好處。現在事敗，我等流落上海，不得回家，你倒逍遙事外，何等適意。老實說，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，我們無錢，流落在外，也不免凍餓而死。若到製造局去投案，大不了也是槍斃，一般是死。反是後者死得爽快。不過你參謀長，可不能置身事外。我有了這委任狀，就不怕你抵賴。想你一個人的性命，有我五六十人相陪，死後也可不愁寂寞。請問你，還是由你自己喚警察呢？或由我二人自去約齊了五六十個弟兄一同投案？」

晰子聽說，驚得面無人色。明知這張委任狀，一定是別人有心害他的，但不知怎樣得到他家網籃內，雖說是張廢物，但是自己從前，確曾做過這種有名無實的參謀長，查考起來，未免有些不便。這郝、華二人究竟是否宋使仁部下，姑且不問。但此事一經發表，即於自己有莫大的關係，現在政府處置亂黨，雷厲風行，不同兒戲。自己附亂一事，萬不能被他知道。郝、華雖為敲詐而來，但有這假委任狀，在他手中，若不遂他要求，定然惹出一場大禍。只恨他們開口太大，竟要五千塊錢，自己如何捨得。郝三華四見他呆呆不語，又把說話威嚇道：「參謀長，你的意思怎樣？可要是喚警察呢？我想請你快些，要不然，我們可要自己往製造局投案了。」晰子顫聲道：「你兩個究竟是何居心？這張委任狀，實在不是我的，也不知是誰放在這網籃內，誣害於我。你們若去投案，在你們自己，也未必有甚利益，要想攀我，我又不是啞子，豈有不能分辯的。這張委任狀，分明是你們假造害人的證據，那時我不難宣告無罪，只恐你們既受擾亂嫌疑，又有誣良之罪，卻准得要槍斃呢。」

郝三笑道：「槍斃也不妨的。我們二十五那夜一仗，僥倖不死，此身原是由鬼門關逃回來的。天天心裡總嵌著一個死字。就使今天槍斃，這幾個月已是多活的了，還有什麼不滿意。只恐參謀長到了那邊，由不得自己分辯，仍和我們一併槍斃。可憐你大戰這夜，還在家中高臥，命中原本不應吃這衛生丸的，此番卻要做一個屈死孤魂，死在陰間還不免要到枉死城中走一遭呢。」晰子聽說，不覺打了一個冷戰道：「你休胡說，你們的來意我知道，無非想弄幾個錢用用。須知我不是富翁，乃是一個寒士，一家數口，度日艱難，你看我身上穿的衣服，都是破爛舊衣，還不如你們穿的，可知我的境況，也和你們相彷彿，哪裡拿得出錢呢。你們當兵的，都是英雄好漢，請你可憐我些，另外去找別人罷。」

晰子這幾句話，原想裝窮，令郝華等，當他真貧苦，不向他要錢。不意那郝三、華四聽罷，反哈哈的一陣大笑道：「參謀長不必太謙，我們曉得你現有女婿遺傳的數萬家資，新近還買地造屋，何必自謙到這地步呢！況你參謀長，化四五千塊錢，無異九牛一毛，我等弟兄，卻已受惠不小，將來回家，骨肉團聚，誰不感激參謀長的恩德呢！」晰子聽了，暗暗納罕，心想我的底細，緣何被他知道。但是既已叫穿，也就無可抵賴，只得說道：「二位既知這筆錢是小婿的，可知不是我自己所有，如何可以替他花費呢？你們倘若只要百十塊盤費，我或者可以代你設法。現在你要我五千塊錢，教我怎麼擔當的起。」

郝三搖頭道：「五千塊，少一個不行。因我們現今欠的債，差不多有二千塊，還須外加回籍盤川，少了是不夠的。」晰子道：

「你們二們不必這般固執，我想送你二位各人一百塊錢，大約也夠用了。至於別的朋友不如教他們各自設法，豈不兩便。」郝三搖頭道：「這個不行。弟兄們會舉我們二人做代表，我二人便帶著全體性質，豈能圖自身得利，將全體忘在腦後，將來豈不被眾人吐罵。請你不必再說這個，我們非得要求全體滿意不可。」晰子聽他們說話強硬，只得再加二百。郝華仍不肯依，晰子加了一百，又加一百，直加到八百之數，郝三似有允意，華四岔口說：「我們欠的債，已有二千開外，八百元夠什麼用。」郝三聽了，又不肯答應，咬定說沒有五千，極少也須二千，讓我們先還了債，再向別處設法。晰子無奈，只得允出一千，卻不肯再加分文。郝、華聞言，一語不發，都拔腳要走，說：「我們素興不要錢了，死活一路去罷。」

晰子急了，攔住門口，不許他們走，一口答應再加五百元，若再要多，我就情願死了。郝華知他一千五百塊錢，業已出足，也就應允，不過須要馬上拿錢。晰子在擾亂時，恐錢莊不穩，已將存款提回，家中現錢甚多。此時他見二人勢甚兇猛，只得硬著頭皮捧出一千五百塊現洋，向郝三華四，買回那張委任狀，當場划洋火燒了。郝三又向晰子要兩塊包袱，包了洋錢，兩人分抗著，謝也不謝的去了。晰子看著，只顧歎氣。郝、華走到門外，早有一個人，在離晰子家不遠一條弄堂口等著，他二人，背著包裹出來，知道事已得手，含笑上前，問有多少？郝華回言一千五，那人笑了一笑，當下三人，各僱了一部黃包車，拖往一處所在分派不提。隔了一天，連同帶著五十塊錢，又往法界找尋儀芙，說包、宋、鍾罪已擬定，不過還未得南京回電，所以一時未能取決，那筆賞銀，還須耽擱幾天。我們主任，教我先送五十塊錢，給你暫時應用，待賞銀領到，再行攤派。現在請你趕快著手，預備第二批買賣。因目下上海，各省派來的偵探很多，遲了恐被別的人捷足先得的緣故。儀芙正慮錢不夠用，包、宋、鍾遭下各物，雖已被他賣給收舊貨的，但只賣得六塊錢，還不敷贖當。自己身上的衣服，業已破舊，不能再到壽伯處去，心中十分焦急。此時是連同送了五十塊錢來，不覺心花怒放，極口稱謝，說：「請你回去謝謝吳主任，我一準遵他的命，馬上就去設法，暫時由我一個人前往運動，俟有眉目，再來通知你們，安排牢籠，決不辱命。」

連同大喜，自回偵探部覆命。儀芙當即在五十元中，拿了十塊錢，向當舖中贖出一套新衣來換上，又往剃頭店修面理髮，整了容，再到洋貨店，買了一匣香皂，兩瓶香水，半打絲巾，包紮好了，這才歡歡喜喜的，去訪壽伯。你道這儀芙既去找尋壽伯，要買這些香水香皂何用？而且壽伯與儀芙係屬同志，因何儀芙為身上衣服破舊，便不敢去見壽伯？內中還有一段隱情，容做書的，細細奉告。原來壽伯等自司令部解散後，都由國魂邀到他家耽擱。起初有十餘人，後來陸續回籍，只剩壽伯、儀芙，還有胡復漢、李美良、吳楚雄五個。他五人與國魂都是留學日本時同學，又是國民黨同志素來誼切同袍，情同手足，內外不避嫌疑的。國魂有個妹子，名叫漢英，年方二九，文字雖不精通，容貌卻頗俊俏，尚未許配男家。壽伯趁國魂不在家時，常同漢英取笑。漢英本是個極維新的女學生，素日醉心自由，故也不存什麼男女界限的思想，因此把他五個人，弄得如醉如癡，胡天胡帝，爭在外間，搜羅新奇裝飾用品，買來獻媚玉人。就中尤以尤儀芙、李美良二人，最為著魔。漢英看待他二人，本和眾人一例，不意他二人，卻自己辨出了輕重，各以為漢英有意於他。美良甚至在外揚言，說是漢英與他，已訂婚約。儀芙聽了便私下告訴漢英說：「美良在外，毀謗女士的名譽。」

漢英也大不為然，頓時就不睬美良。美良探知這回漢英不理他，實係儀芙在他面前，說了壞話之故，暗暗懷恨在心，私下和曾壽伯、胡復漢、吳楚雄三人，集議抵制儀芙之策。壽伯等也因漢英近日與儀芙，更較從前親切，時常相偕出去看戲遊玩，他三人有時邀漢英出外，難得她答應一回。惟有儀芙請客，漢英無一次不到。其實也是儀芙乖巧，他預先探聽漢英那天沒事，方始請客。壽伯等卻是糊塗塗塗，有時請客，恰逢漢英有事，因此不往，並非漢英對他們有甚輕重，他三人卻因此事存了滿腔醋意。這夜恰值儀芙又和漢英去看戲，美良便在他房中，向壽伯發表意見道：「小尤近來和談女士模樣很親熱，適才又挽著手，出去看戲去了。我看他們路道兒，好像有些不對呢。」

壽伯搖頭道：「管他呢。常言道：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你又不是姓談的族長，對不對，與你何干？」美良正色道：「你這句話講錯了，國魂與我等，乃是要好朋友。朋友家屬，應有保護之責。目今小尤，包藏禍心，陰謀可慮，我等為朋友者，豈能臨危不救，視若無睹。像你適才兩句話，只可說於清朝，不合用於民國。」說時怒氣勃勃。壽伯微笑不答。復漢、楚雄齊聲道：「算你現在已察破了他的陰謀，請問你怎樣挽救呢？」美良揚眉道：「挽救不難，革命而已。」眾人聽了一齊笑將起來道：「你這人可稱得三句不離本行，政治可以革命，朋友怎樣革命呢？」美良厲聲道：「政治不良，排除惡政。朋友不義，驅逐劣友。與革命有何分別！」楚雄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說話休得一廂情願，這裡既非你的尊府，我等一般作客，客與客豈能下逐客令。老實說，我三人與談女士，都是朋友交情，不足輕重。惟有你與她既訂婚約，便是你的未婚妻，未婚妻被人占奪，自該疾首痛心，我等看你放手段出來，和你情敵決鬥便了。」說得壽伯、復漢都笑不可仰。美良愧憤交並，頓足說道：「你們休得取笑，從前我一句戲言，此時你還要提他則甚！現在我真正正經和你們講話，皆因我等與小尤，一般都在這裡國魂兄處作客，彼此都潔身自愛還好，要是像小尤這樣鬼鬼祟祟，設或竟和他家妹子，弄出什麼花樣來，我們如何對他得住，雖然我等都問心無愧，不過被國魂看來，他終以為我等都是一派人物。我們無緣無故，何犯著為人受過呢。現在惟有請國魂出來，我等將小尤和他妹子近日的舉動，報告他聽了，由他怎樣辦理，將來如若再出什麼亂子，就與我等無關了。」

壽伯等聽他這片說話，也未嘗沒有道理。又因平日看見儀芙與漢英過分親密，不免因妒成恨，恨不能設法令儀芙離了眼前，好讓他們再向漢英獻獻慇懃，博她憐愛。今聞美良發表這革命問題，恰遂了他們心願，當下都攬掇美良，第一個向國魂開口，美良也答應了。壽伯便叫伺候他們的娘姨進去請國魂，出來之後，美良反覺赧於啟齒，眾人都對他努嘴，教他快說。美良無奈只得先開口道：「國魂兄，我們現在有樁事，要告訴你，你聽了也別生氣，請你先恕了我等直言之罪，我等才敢奉告。」國魂弄得莫名其妙，笑道：「什麼事這樣七顛八倒，爽爽快快的說罷，不然我可要進去了。」